

# 憶 胡 旭 光 兄

(本文插圖刊第121頁)

徐立誠

## 來臺機中初次相識

胡旭光兄交遊滿天下，功在國家民族，是中華兒女楷模，無愧炎黃子孫。他伯叔輩都是早期留美學者，創辦大同大學於上海。他自己考取有

「中國麻省理工」之稱的交通大學，進入當時最爲熱門的機械工程系。畢業後進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深造，獲得碩士學位後，即回國參加航空委員會飛機製造廠工作。筆者於民國卅四年和他認識，民國七十三年在美京見了最後一面；論交四十年，於公於私常承指教，深覺旭光兄處世治事的原則，值得大家稱道、欽佩和效法。追憶亡友，往事歷歷，茲將榮榮大者分段說明於次。

抗日勝利那年，我離別兵工署四川瀘縣化學兵工廠，參加資源委員會戰後建設工作，到上海候機赴臺。記得那是初冬，乘三輪車於破曉前趕抵龍華機場，才知道當天並無盟機起飛，候機者都已相率離去，我正要打聽次日是否有飛機，電話鈴響，一位美軍軍士接過電話，說有一架自青島飛臺，負有特殊任務的軍機會在上海機場降落，我問他能否搭乘，他囑我等着。大約一小時後

，天已大亮，飛機果然飛到，七位戎裝整齊、高大英俊的中國空軍青年軍官，清一「式」左臂揹着草綠色呢大衣，右手提着旅行包，魚貫經我面前直奔停機場，那位軍士在我登機證上簽了個字，示意我跟着他們，還祝我「好運」。

這架飛機祇有我們八個乘客，先到的已席「地板」而坐；其中一位向我招招手，原來是在重慶南岸李家沱工業區認識的卞華年學長（浙江大學），他聽說我剛加入資委會，便給我介紹他身旁的胡旭光兄，因知胡兄有位堂兄也在該會工作，已於月前去臺。我們年齡相若，旨趣相同，當我知道他們都是航委會派赴臺灣，接管臺中空軍飛機製造廠的工程人員時，便問我國究竟何日才能自製飛機引擎？旭光兄認爲他們學機械的，解剖了美國或日本製造的飛機引擎，繪圖了上千張藍圖，如果沒有我們習化工的研究出特種合金材料，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」，也祇有望圖興嘆。所以我國要自造飛機，自製飛機引擎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配合。

舊雨新知，海闊天空的交談中，時間容易打發，忽然有人興奮地叫道：「這不是臺灣麼？」

其餘七人也立刻各據一個窗位向外看。是的，這是美麗的寶島臺灣！它像一隻永遠不沈的航空母艦，是千百萬不願做奴隸的中華兒女和不少主持正義的友邦人士，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爭取回來的啊！當飛機降落松山機場，旭光兄的堂兄胡新南先生已在等待我們。

## 助我購買萬隻空桶

大約半年以後，國省合營的臺灣碱業公司在高雄成立，第一任總經理方以矩先生邀我暫時主持臺北辦事處。當時公司位於高雄前鎮的碱廠，是極少數戰時未被盟機轟炸，能够繼續生產的工廠之一，需要大批空鐵桶裝液體廢碱，公司叫我在臺北儘量以限價收購。我正打算登新生報，却見報載「臺中空軍飛機製造廠奉准標售大批汽油空桶」的公告，於是寫好「議價讓售萬隻汽油空桶」的公函，到懷寧街該廠臺北辦事處接洽，巧遇旭光兄以空軍飛機廠工務處長兼攝辦事處事務，他告訴我：「這批空桶共有四萬多隻，分散在屏東、臺中、桃園三個機場，日本投降後，任其風吹雨打，銹蝕很多。航委會責成臺中空軍飛機

製造廠從速處理。從接到通知到奉准公告標售，公文往還已有三個多月，現在開標在即，如果又去請示讓售，時間已不許可。如臨時減售萬隻，雖可替公家節省經費，但失信於民，奈何！」他停頓了一下，接着告訴我，惟一辦法是讓他開照得標廠商，請他們前來找我直接談判。他還能一次購買萬隻空桶的用戶恐怕也不多，而得標的多半需要資金週轉，價格不太離譜，這樁買賣多半可以談成，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大約半個月後，果然有一位呂姓商人來訪，幾經磋商，結果決定給他二成定金，但須銀行擔保，餘款則由我於貨提清三天內一次交付。他去找華南銀行，按規定該行不作這樣的保，幸喜該行董事長是呂先生的老同學，私人願意幫忙，轉問我的意見。我竊然想起了上海機場的一幕，在登機證上簽字的那位美軍軍士，和他們分層負責快速辦事的效率，我便毫不躊躇予以同意。事後方總經理來臺北，認為我這次收購一萬隻空桶，替公司省下不少人力財力，記我「初出茅廬第一功」，我則歸功於胡旭光兄的幫助。方先生要請客，不湊巧旭光兄已購火車票擬去臺中，半小時內就要出發，行前特來向方先生面謝。

十餘分鐘的晤敘，方先生大概為旭光兄的儀表和談吐所折服，曾鄭重對我說：「這位胡先生的相很好，日後遲早要發達的，你乘在臺北時和他多多交往，向他學學，不會錯的。」後來旭光兄果然獲最高當局賞識，先調國防部擔任聯絡局長，再調駐美國負責採購軍用物資，可算是專才通用，倚畀深切。

## 隨時自動為國效力

我的妹夫丁君於大陸撤退時考取國防醫學院，隨政府來臺，畢業後因優異升遷，已任少校軍醫，主治骨科。因外交部執行「醫藥援非」，向軍醫署借調醫務人員，渠被選派偕眷去非洲一小國服務，三年合約期滿，回臺時取道美國。舍妹也是國防醫學院畢業，但為高護班，早經請准退役，到美後要求我為她和她的子女辦理移民。妹夫因仍屬現役，希望能得外交部或駐美大使館同情，短期留美進修。於情於理，我都不應推辭，便於六十二年春，偕舍妹到美京中華民國大使館拜訪沈劍虹大使，正在樓下會客室等候接見，巧逢旭光兄身着西裝從二樓下來，彼此見面，不覺大喜過望，記得當時對話大概是：

胡：「立誠兄，很多年不見了，聽新南說，你在美國國家航空太空署研究所任職，去年他主持的石油化學工程組邀請你回國參加工程技術討論會，豈料太空署因尼克遜總統剛和大陸搭上線，不希望你在這敏感時期，以聯邦政府官員身份出席臺灣主辦的集會，結果據說你將機票款退還給中國石油公司，却請了一個月假，以個人身份回臺參加，你這樣做很了不起！」

我：「旭光兄，見笑了。比起你來，我祇算是個逃兵。聽說你深受當局倚重，主管軍資採購，怎麼會在這裏辦公？又幾時卸下了戎裝？」

胡：「從去年起，大使館的事難辦多了，當局調我來這裏為大使分勞。你有事要見沈大使，我能為你做點什麼？」

這時我即為舍妹介紹，並把妹夫的陳情書交給他，他看後囑我們等候他二十分鐘，他重上樓去約有關人員會談，之後，他準時下來。

胡轉對舍妹說：「丁少校是我國最優秀的人才，政府對軍事院校及大專畢業學生，本應多方給他們出國深造和進修機會。但他的主管單位是軍醫署，大使館無權處理他的請求，我們祇能把他的陳情書報外交部轉請軍醫署決定。大使館代表國家，要為國家令譽和大體着想，我們也希望丁少校諒解政府各單位的實際困難，尊重各單位主管的職責，我們打算回信給丁少校，勸他先行回國，再申請出來進修；不管怎樣，我們希望他學成之後，能像令兄立誠一樣，當國家需要時，隨時自動為國效力，我們以後要請立誠兄幫忙的地方還多著哩！」

舍妹聽後，深深致謝。我接着說：「旭光兄，言重了。未來事誰也無法預料，不過我可以替我自己作主，如果將來我妹夫因故不能回臺，而祖國用得着我，我一定代他回來。」

胡頻頻道謝，並且說：「沈大使在樓上等我們，我和友人的約會已遲了半小時，不陪你們兄妹了，再見。」

## 臺元援美以德報德

民國七十二年冬，我為發展在太空署實驗室研究成功的特種塑膠，委託一位華僑貿易商籌款，遭到意外阻撓。想起多年前，旭光兄曾談及自製飛機引擎必須有特種材料配合的話，乃寫信向

他請教。旭光兄的答覆是：他認為美國政府當局既准將該項特種材料列入技術移轉範疇，美國民間也乏投資意願，則自可和美國友好國家合作；臺灣軍方需要這樣材料，民間也有力量投資，勸我考慮去臺發展，成功時讓美國工業界分享成果，站在中華民國立場，也算是臺元援美，以德報德。

民國七十三年夏，繼尹仲容先生執掌臺灣經建大計的李國鼎委員恢復健康，重行視事。我依照旭光兄的建議，寫信給李先生，希望能獲得經建會支援，在臺發展特種塑膠，迅即獲得李先生來函約談，我遂於秋間向工作了整整二十年的太空署研究中心請准提前退休。初冬轉到美京專訪旭光兄，據悉，前幾年他因在公需全力應付隨時變幻的國際關係，在私需悉心照料久困床褥的夫人起居，心神體力過度透支，在一次開車回家途

中，心臟突感不適，勉強駛到醫院，總算急救轉來。自此之後，他祇顧閒處中要務，平常多在家休養。這次他約我在辦公室見面，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邊醫囑，減輕體重達數十磅，瘦得和他本來高大身材極不相稱。我關心他的健康，他則對我要發展的特種塑膠極有興趣，認為李國鼎先生既有回音，恐夜長夢多，應該盡速去臺面談，短短五分鐘的現場示範，比洋洋十萬言的上中堂書更具說服力。當時他隨即叫有關部門替我辦好回臺簽證手續。

### 喜訊壽禮無從投寄

由於旭光兄和其他師友們直接或間接的幫助，我終於又在七十四年六月初回到臺灣工作。六月廿五日早晨，正要去實驗室，忽聽電視新聞報

告：「北美協調處胡副代表旭光在美因心臟病不治逝世」，晴天霹靂，黯然神傷！原期一、二年後能將特種塑膠發展成功的喜訊，作為賀旭光兄七旬壽禮，不幸時不我予，旭光兄已隨他的夫人去到天國。我於七十四年七月二日起去美國，他的喪禮已於一日在華府舉行，七月六日在臺北的追思禮拜，我也未能參加，實是愧對知遇之友。

旭光兄生平盡忠職守，功在國家民族，是中華兒女楷模，無愧炎黃子孫。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良心對子孫！」寄語祖國國際遇優裕的青年才俊們，希望大家效法胡旭光先生風範，不搞小組織，不利用特權，以國家的利益為利益，以民族的前途為前途，教我臺灣同胞牢記「失」國之痛，導我中華兒女努力完成中興大業，則旭光兄在天之靈，必永遠含笑。

# 蔣君章先生事略

宋晞

蔣君章先生，江蘇崇明人。名號合一，惟撰

文好用筆名，如「多白」、「遜園」、「惜秋」與「梆子」等。生於清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十月初二日（陽曆十月二十九日），幼年體弱多病，在祖母與母親雙重愛護下成長。七歲入私塾，習國文、珠算及日用新字。嘗從母命為商店學徒，以志趣不符而歸。後入魏氏私立懷德初等小學，畢業後，以成績優異插入縣立第四高小二下。校長沈先生重視學生之新聞知識，先生因

而養成看報之習慣，迄今未改。

中學教育始於入上海倉聖明智大學附中，該校為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所創辦，春季始業，免收一切費用（包括膳宿）。羅女士為一佛教信徒，故學生皆素食，授課以十日為一週，督教甚嚴，師資均屬上選，但不幸僅一年學校即告解散。改入江蘇私立海門中學，插入二年級下學期。

校長黃照青係南洋大學畢業生，偏重數理化

等理科教育，但先生興趣廣泛，文科與理科並重，且名列前茅。時南京高等師範易名東南大學，校長郭秉文先生延攬名師，推展校務，不遺餘力，報章多報導之。民國十四年夏考取東南大學，以病休學半年。時郭校長已離校，校務由蔣維喬先生代理。北伐完成，東南大學改名中央大學。先生初擬習數學，繼改習法律，最後決定進史地系。後來地理獨立成系，改隸理學院，乃以地理為副系。至十九年七月畢業。



① 胡旭光(後排左)與陳叔同(後排右)等友人在華府合影。(文見109頁)

